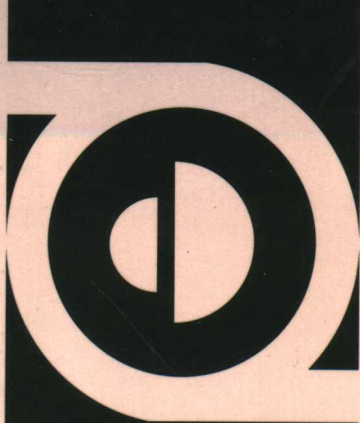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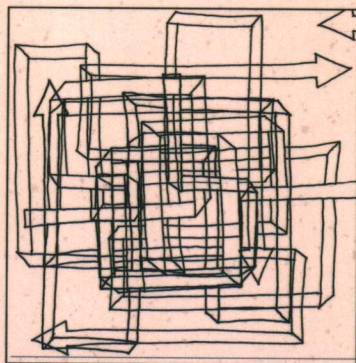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超越 资本主义

AFTER CAPITALISM

〔美〕大卫·施韦卡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超越 资本主义

AFTER CAPITALISM

[美]大卫·施韦卡特/著

宋萌荣/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资本主义/[美] 大卫·施韦卡特著; 宋萌荣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90-928-3

I. 超… II. ①大…②宋… III. 资本主义-研究
IV. D0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479 号

Written by David Schweickart

After Captallism

Copyright © 2002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本书根据美国罗曼&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 2002 年版译出

为了
安妮塔和卡伦，
劳琳和卡丽，
下一代和
再下一代

新版《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自 5 年前推出以来，由于其选材精当、内容丰富、观点多样而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厚爱，始终畅销不衰，其中多部著作已数次再版，成为一个重要品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变化的深刻关注。

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 360 多年的历史。不言而喻，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我们既应该研究它的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又应该探索其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发展变化及其特征。但世人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他们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中，世界所有国家无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就需要像其每个成员一样恪守这个体系的市场规则，进行竞争和合作。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运动态势，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出现了无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具体地说，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调整措施。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性进步浪潮推动下，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增长，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 20 世纪初相比，提高了约 100 倍，大幅度地增强了其综合国力。在产业和劳动力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服务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劳动者队伍走向知识化、脑力化、多层次化，其整体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日益提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在运作体制层面上，国家垄断逐步转向国际垄断，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金融杠杆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并推行私有化和兼并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跨国资本的垄断。在社会关系层面上，通过税收、福利政策、改善企业组织结构、调节社会再分配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拓展国际贸易的新空间，促进了生产经营、资本流动、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

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界说而言，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后出现了“晚期资本主义”、“保守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

等等学说和理论。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上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占主流地位的学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乃是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体制发展的基本原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普遍有效的灵丹妙药。但另一方面，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曾一度比较沉寂的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近年来再度日趋活跃。针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和金钱“拜物教”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日趋加剧、贫困化现象愈益严重、失业率和社会犯罪率激增、经济主权不断弱化等恶果，把当代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做“绞肉机”、“疯狂的赌场”、“金融机器”等论说，以其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论据，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有的论者断言，只要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市场似乎就能自动地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是一种新帝国主义理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敲门砖。即使是诸如斯蒂格利茨那样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也剴切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完整的，或者甚至是一种误导。可以说，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当前出现的深刻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即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危害性的佐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进一步加深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使命的本质的认识和信念，以犀利的文笔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境遇，揭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繁荣背后的种种严重危机和异化现象，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论断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其真理性

和有效性。他们同所谓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的论调针锋相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终曲”的观点，并且强调必须跳出资本主义思维的定势，去设想人类的未来。

不言而喻，当代资本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资本主义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其历史和现实发展各不相同，它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有所区别。正因为如此，欧洲的一些理论家提出了诸如“莱茵模式”即欧洲模式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美国模式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之说。国际学术界的各派观点尽管大都认为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由量致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足怪的。当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新的进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变化及其广度和深度、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客观的认真分析和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其他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但这不是惟一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还要求我们具有科学的态度，认真探索其演变规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其发展。应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繁荣现象乃是其自我改良和改善的表现，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及其固有的基本矛盾。闭目塞听，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这种极端教条主义固然是错误和有害的。但反过来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违背科学的和不可取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研究，做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具体演进中产生的一些繁荣现象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论断。

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在总结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当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16种。我们将继续本着以往的宗旨和精神，精心选材，优先选择和出版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论著。同时，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的有关著述，无论中外，即使是一家之言，也均在本丛书兼收之列，以期为我国最广大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尽可能完整

6 超越资本主义

的参照，来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元月

中文版序言

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这本书回应了 1999 年引起公众注意的席卷全球的示威游行，那个出乎意外的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抗议运动。这场抗议运动导致了世贸组织的西雅图会议的中断，它代表着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关切。在我看来，由批判新自由主义驱动的这次激进主义运动，既是有重大意义的，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并没有达到足够深刻的程度。它所关注的是当前全球秩序某些特点的非道义和非理性，而不是资本主义自身。它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系统的办法。由于这个特殊的问题一直是我自己长期以来所研究的中心，我感到有责任向全球的运动做出贡献，提供一个在本书中被称之为“后继制度”的解决方案。现在，全球运动还远没有联合起来，去创造一个真正的、比我们今天居住的更自由、更幸福也更为公正的世界。

这本书的核心是提供了一种经济模式，一种经济上可行的、道德上令人想往的社会主义形式。这种模式包含了我 30 多年研究的成果。三个基本事实一直在推动着这项研究：

第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已经给我们（人类）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批判，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方案。用他诙谐的话说，他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未来的菜谱”。

第二个事实，实行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曾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范式。但它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却存在着根本缺陷。它不可能靠“民主化”得到拯救，像许多西方左翼曾经相信的那样（现在还有几个人仍然相信）。我很清楚这一切，甚至在 30 年以前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第三个事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批评最强烈的辩驳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你们可替代的选择？”对于在 1960 年代政治觉醒的一代西方激进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但如果那是真实的话，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物？资本主义是别无替代的选择，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企图都只会导致更为糟糕的结果，如何对这些说法做出回应？

由于上述这些事实，发展一种很具体的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势在必行。这种模式至少应显示出和资本主义一样具有效率，而又更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和非理性，在规范的基础上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当我反反复复地逐渐构思出“经济民主”的时候，我所想象的地方，一直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尽管这个模式已经意味着更为普遍的应用性，至少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作为民主批评的马克思的批评

尽管马克思没有为我们提供社会主义经济的蓝图，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还是将我的思想集中推向一个特别的方向。他相当多的批评聚焦于工作场所，他的早期作品，特别是他的《1844年手稿》中关于“劳动的异化”，另外还有《资本论》第1卷，他的“资本之谜”（供求平衡的时候利润怎么可能存在？）的理论结论，对19世纪中期的英国真实的工作条件的细节的描述，都有集中于这方面的批判。

但什么才能解决“异化劳动”呢？劳动的产品，也就是一个工人的体力和技能的体现，它并不属于这个工人。这个工人对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或者他的工作条件，都不能有任何控制。所有决定都取决于那个拥有生产资料的人——资本家。

尽管马克思没有很清楚地将其陈述出来，答案看上去仍是很清楚的。工作场所应当被民主化！民主化并不能解决精神异化的所有问题，民主决策也不是一剂万能药方，有时也会做出不好的决定。民主辩论中的失败者可能变得很痛苦，特别是如果他们持续地失败。但仍然要看到，工作场所的民主化是马克思批判的直接答案。生产现在属于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的人们。这样，他们就形成了对他们的生产的控制，也就出现了共同行动的空间，这种空间远比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要广泛。

马克思批判的另一个部分，则另有侧重。《资本论》理论的

核心是马克思对上述提到过的“资本主义之谜”的揭示。利润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工人们被要求做的工作远比他们自身再生产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多。这个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利润的来源。

它也许会被假设，这种不公平的结果，仅仅是由于工人们工作时间要足够长到等同于归还给社会他们所消费的那些等价物，也就是说，劳动时间包含在他们用工资购买的物品上。但这个诱人的答案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一个没有剩余生产的经济将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这样的经济对于改善其公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没有用于生产的剩余，就没有剩余被用于推进那可能已经落后于总体发展水平后边的经济，也没有剩余被用于那些“免费”的社会需要，就像教育、医疗保障、国家养老金等。

确实，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楚，不是在《资本论》中，而是在他后来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仍将需要生产社会剩余。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工人都得到他的全部劳动所得也是不可能的。从“集体的劳动所得”中必须扣除用于扩大生产的基金，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支付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还有“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那是“同现代社会比起来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的一个部分。^①

简言之，同马克思批判相关的，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事实，

① 卡尔·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第319页。

而是与生产者相关的事实，即生产者不能共同地控制对那些剩余的配置。

照此逻辑，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看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民主的批判。工人们不能民主地控制他们的工作条件。社会缺乏的是对社会剩余的民主控制，社会剩余的配置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轨道。

马克思和市场

我开始意识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外我们还需要做的事情，这是马克思本人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事情。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真正对市场的批判。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一直认为是对市场的批判，但我认为那是不对的。

《资本论》确实是从“商品”开始的，然后，在相当抽象的黑格尔的形式中，描述市场的发展，从物与物的交换（C—C），到货币为媒介的交换（C—M—C），到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货币被提升为赚得更多钱的目的（M—C—M）。这就引导马克思走向了他提出的矛盾：当等价物和等价物相交换时，货币怎能产生出更多的货币？M 怎么能变为 M'？在哪里 $M' > M$ 出现了？

他的回答聚焦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一个工人不得不去工作的能力，这是他只能带到市场上去的全部。但是要注意：事情已经变化了。我们现在谈的不再是关于标准的商品市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而是一个不同类的市场——一个劳动市场。还有，当这个市场发展时，它还带来了第三个市场：

一个控制剩余价值配置的市场，也就是一个**资本市场**。

这样，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的“市场”就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由三个市场组成的系统：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马克思的批判，事实上不是对市场本身的批判，而是对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批判。这样，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上，对市场社会主义而言，理论的空间就被猛然打开了。

经济民主：模式

根据这些考虑，一个理论模式，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的、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替代物，就出现了。它包括三方面的制度规定：

1. 一个面向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它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同样的。
2. 工作场所的民主，它取代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
3. 投资的民主控制，它取代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

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能运转吗？我的研究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

首先，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已经花费了大量的努力去论证，至少在理论上，资本主义在效率上是优越的。高度程式化的模式已经很完备了，高科技的数字技术已得到运用，诺贝尔奖已经给那些论证以很高的荣誉。结论是：以严格限制的假设主条件，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帕累托最佳。那就是说，按照严格限制的假设，一个没有管制的、

充分竞争的资本主义，将使资源的配置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如果离开它，除了将事情弄得更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有更好的办法和结果。至于这种配置是否是一个公平的配置，那是哲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另外一件事情。关键在于，这个制度是有效率的。

问题自然就提出来了。一个与民主地控制企业相联系的市场社会主义可能取得同样程度的效率吗？随着杰洛斯洛夫·万尼克（Jaroslav Vanek）的《劳动管理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的出版，1970年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是可能。^①

好吧，经济民主在理论上能成立，但在实践上怎么样呢？人们必须证明的关于社会主义（或关于资本主义，如此等等）的经济法则，作为假设在真实世界中还不存在。经济民主真的能成立吗？

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有一些具体的阐述。了解上个世纪丰富的经济经验，单个的一些企业的小规模的经验，和在国家水平上的大规模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19世纪还没有我们现在掌握的研究技术手段，人们如今已经仔细地研究了这些经验。我们处于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们预见具体制度变革效果更好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没有给予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这正是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本质的特点，这种蓝图肯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① 杰洛斯洛夫·万尼克（Jaroslav Vanek）著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bor - Managed Market Econom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关于围绕这方面问题辩论的更多细节请看我的著作《反对资本主义》第三章（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